大寒

何志平

冬季的最後一個節氣——大寒，於每年的陽曆一月二十日前後，太陽到達黃經三百度，這正是大寒日子，而大寒亦是橫跨新舊之年的節氣。大寒與小寒，從文字上的解釋，大寒應該要比小寒還要寒冷，但中國古代人民歷年對節氣的觀察中，得悉全年最寒冷的日子爲冬至後的「三九之天」。雖然三九之天恰巧正在小寒節氣之內，但亦非常接近大寒節氣，是故理論上小寒跟大寒相差無幾，坊間更有「大雪年年有，不在三九在四九」的說法。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有述：「十二月中，解見前（小寒）。」《授時通考．天時》引《三禮義宗》：「大寒爲中者，上形於小寒，故謂之大……寒氣之逆極，故謂大寒。」大寒仍然是寒氣的最高峰之處，風大，低溫，地面積雪不化，呈現出冰天雪地、天寒地凍的嚴寒景象。

我國古代將大寒分爲三候：「一候雞乳；二候征鳥厲疾；三候水澤腹堅。」一候時，天氣雖寒，但母雞仍可以孵出小雞；征鳥是善於征伐、殺戮之鳥，在二候時征鳥處於捕食能力極強的狀態中，不在上空不斷盤旋找尋獵物以補充體力過冬；三候時，水面會初結成冰，後來會不斷延伸至水中央，上下皆凝，且最結實、最厚，故稱爲腹堅。

內地大部分地區，雖然在大寒節氣中都不如小寒般寒冷，但以南方爲例，地區平均溫度介乎六至八度，只是比小寒高出約一度，天氣仍然是非常寒冷。所以，「小寒大寒，冷成冰團」就已經意味着大寒節氣也是一年之中的最寒冷時期。

俗語說：「大寒不寒，人馬不安」。大寒作爲一年中最冷的時節，天寒地凍，害蟲或凍死或蟄伏；但是若大寒不寒，害蟲未死或未伏，則來年人畜必有災殃。「大寒見三白，農人衣食足」，如果大寒節氣中能夠多下點雪，把蝗蟲的幼蟲凍死，來年才不會遭遇蟲災，農作物才會有好收成。另外，大寒更是古代中國農業社會的重要指標。據說如果這天吹起寒冷的北風，來年必會豐收；但如果這天吹起的是濕潤的南風，令天氣和暖的話，來年農作物將會失收。小寒、大寒是一年中雨水最少的時段，如果大寒當天下起雨來，來年的天氣可能不大正常，或許因此影響農作物的收成。有云：「大寒日怕南風起，當天最忌下雨時」，大寒作爲橫跨新舊年的一個節氣，農民都非常關注這個節日的天氣。

大寒之天，正是流行性感冒等呼吸道傳染性疾病高發期，應適當多吃一些溫散風寒的食物以防禦風寒邪氣的侵擾；穿衣上必須要注意保暖，外出時一定加穿外套，戴上口罩、帽子、圍巾，早晨和傍晚盡量少出門；室內更需要保持空氣流通，取暖時要確保維持室內濕度，個人則需要多喝白開水，補充體內水分。

大寒節氣，處於新舊年交替之間，也代表着一年即將要結束，再過不久就要過農曆新年。在農曆臘月的最後一晚，稱爲「除夕」。「除」字是「去；易；交替」的意思，家家戶戶除舊迎新。除夕會有放鞭炮的傳統，傳說除夕晚會有一兇猛野獸出來吃人。於是，當晚各戶都會關在家裡先祭祀諸神及祖先，保佑順利過年；吃完晚飯後，家家戶戶就會出門貼紅紙、穿紅袍、掛紅燈、敲鑼打鼓、燃放爆竹，這樣年獸就不敢再來。

農曆年初二是車公誕，這個節日在香港承傳已久，相傳明朝時沙田地區爆發疫症，後來有人得悉宋朝一位車大元帥有遏止疫症之功，於是沙田村民命人造車大元帥的雕像，並在沙田建車公廟供奉，疫症亦因此不翼而飛。自此，每年的農曆年初二及年初三，大批善信都會到車公廟求福，善信上香朝拜後多會轉動壇前的銅風車，祈求新一年轉出好運新機。

農曆年初九是玉皇大帝的誕辰。玉皇大帝是中國傳統信仰中至高無上的神靈，無論拜任何神靈，必須先拜玉皇大帝；如到廟堂拜神，亦要先向門外拜天神；掃墓時要向墳堂外拜天神才能祭墓；在婚嫁時也是先拜天地，後拜祖宗，再拜父母。

初九當日，道教宮觀要舉行金籙醮儀，稱「玉皇會」。參加醮儀的道士和道教信徒都要祭拜玉皇大帝，行「齋天」大禮，以祈福延壽。在民間，每年的初八晚上都會陸陸續續有民衆爲玉皇大帝祝誕，一家老小都需要齋戒沐浴，上香行禮，祭拜誦經，有的地方還會開戲娛神。

往日情懷

林中洋

這還是頭一回去加納利群島，住在丹娜麗芙島上的十字港，這裡正是三毛與荷西曾經生活過的地方，雖是第一次來，感覺卻像是久違。

我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出生、讀着三毛的書長大的一代。十幾歲的時候，那些青澀而又蒼白的歲月裡，她的文字就像迷茫大海中的一座燈塔，給我少年的夢想指出了一個方向，那就是對無盡遠方的嚮往。

如今，已作了十幾年異鄉人的我，在走過了萬水千山、識盡了流浪的滋味之後，早就不再讀三毛的書。可是，在決定去丹娜麗芙島的時候，我還是在網上找到了她關於十字港的文章，鬼使神差般地想去一探她的足跡。

丹娜麗芙是加納利群島中最大的一個島，屬於西班牙的領地。中部三千多米高的泰德火山將這個島分爲了截然不同的兩半。南部很荒涼，除了城市裡和給遊客特意修建的度假村中之外，連棵樹都很難看到，舉目望去，起伏的山崗上只有地衣植物和仙人掌。北部雨水相對充沛，雖不能日日艷陽高照，但植物和文化都很繁盛。而這十字港，就位於島的北部。

在《黃昏的故事》中，三毛詳細地描述了她每天的散步路線：「在丹娜麗芙島，現在的住家，我每日漫遊的路途大致是相同的。後山下坡，穿過海也似的芭蕉園，繞過灌溉用的大水池，經過一排極華麗的深宅大院……再下坡，踏過一片野菊花，轉彎，下到海岸線，沿着海邊跑到古堡，十字港的地區就算是到了，穿進峽谷似的現代大旅館，到漁港看船，廣場打個轉，圖書館借本書，這才原路回來。」

十字港有兩個古堡，一個是十七世紀初修建的聖菲利浦堡（Castillo San Felipe），另外一個就在小漁港旁邊，不屬於歷史建築，從地理方位來看，不會是三毛所指的古堡，那麼，她的古堡就只可能是聖菲利浦這座名副其實的古堡了。從我們酒店的陽台上望出去，正對着的就是這座古堡，每當夕陽西下時，看到海浪在古堡前的長堤上激起的巨大水花，總有一種蒼涼的感覺。

芭蕉園在丹娜麗芙北部是常見的景觀之一。那大片大片的芭蕉林被高高的圍牆圍着，果實包在塑膠袋裡，寂寂的午後，當地的果農們坐在蕉林門外，曬着太陽聊着閒話，那情景是滿滿的生活。

我們住處的左手就是一片密密的芭蕉園，一直延伸到近海岸線，而右手就是古堡東邊的十字港的地界了。至於這是不是三毛日日穿過的芭蕉園，無法考證，因爲不知道她「沿着海邊跑到古堡」的距離到底有多長，但從方位來講，倒是極有可能。

關於那條轉彎之後通向古堡的路，三毛是這樣形容的：「從海岸一直走到古堡那一條路是最寬敞的，沒有沙灘，只有碎石遍地，那麼長一條灘，只孤伶伶一棵松樹委委屈屈的站着，樹下市政府給放了條長木椅。……這兒沒有防波堤，巨浪從來不溫柔，它們幾乎總是灰色的一堆堆洶湧而來，復仇似的擊打着深黑色怪形怪狀的原始礁岩，每一次的沖擊，水花破得天一般的高，驚天動地的散落下來，這邊的大海響得萬馬奔騰，那邊的一輪血紅的落日，淒艷絕倫的靜靜的自往水裡掉。」

如果我的推測是對的，那麼從蕉林到古堡的路就是那條我們經常散步的路了。這裡的確沒有防波堤，但也不再是僅僅只有一棵委屈的松樹。

三十年物轉星移，這一帶的海邊，有被黑色礁岩隔開的人造海灘，花園式的林蔭道，餐館和兒童遊樂場……因爲是火山島，沙灘也是黑色的，一排排的大浪洶湧而來，浪尖上水霧飄舞，砸在礁石上，那氣勢可謂磅礴，確實不同凡響。看到這樣的景色，我也會有人在天涯的感慨。

其實，我早就過了追星的年齡，而且，在我年紀尚小、還沒有出國之前，就感覺到三毛只是陳平筆下的一個人物，所以她的死並沒有讓我感到震驚。如果眞要追尋她的足跡，馬德里或台北不是更理想嗎，何必非要在她只呆過一年的丹娜麗芙島尋尋覓覓呢？

我想，對三毛的懷念，應該是對自己青春的懷念吧。「往日情懷總是詩」，那些除了夢想一無所有的年少時光，那些單純而又苦悶的日日夜夜，回想起來，竟是飛揚又飛揚的青春。

從前覺得加納利群島就是世界的盡頭了，如今人在其中，好像才突然明白，地球本來就是圓的，走到哪裡才算是盡頭呢，走上一圈，最後不過是從終點回到了起點，宛如一場人生。

隨風飄逝

葉周

我曾經在電影《飄》中領略過亞特蘭大，這個美國南部的重要城市。十九世紀初美國總統林肯領導的以解放黑奴爲目的的國內戰爭的主戰場就在那裡。電影《飄》中展現的當北方軍隊兵臨城下，亞特蘭大市民大逃亡的混亂場面，和最後戰火把整個城市焚爲灰燼的災難都已成爲世界電影史上的經典。我曾經在亞特蘭大夏季炎熱的街頭尋找赫思佳身後傲岸的橡樹以及綠蔭環抱下門廊高大，陽台寬闊的典型南方建築，卻不知道這些都已經隨着歲月消失。現代化的城市建設已經徹底地改變了城市的面貌。

風靡世界的美國小說《飄》（Gone with wind）的作者瑪格麗特．米歇爾的故居就座落在亞特蘭大，是一幢在現代化建築群簇擁下的棗紅色的二層公寓。三角形的尖頂，寬闊的前廊，前廊上放着幾把竹編躺椅。這座舊居在城市改建時原已推倒，一九七六年重建。後來又兩次被身份不明的人縱火焚燒。這座房子的經歷和小說《飄》的傳奇一樣使人着迷。在這幢擁有十一個單位的公寓裡，瑪格麗特．米歇爾住在底層的一個一房一廳的單位，空間狹小，日光微弱。也就是在小客廳的一張小桌上，她用打字機開始了《飄》的寫作。

《飄》作者瑪格麗特．米歇爾

走進故居先從照片上認識瑪格麗特．米歇爾，少女時清純活潑，一對晶瑩的大眼睛洋溢着快樂；步入中年後，臉部增添了滄桑的線條，目光趨於凝重。她自幼喜歡寫作，少年時就發表了很多作品。十九歲時她母親去世。父親是一位富有的房地產經紀，反對她寫作，曾明確表示：如果瑪格麗特．米歇爾堅持以寫作爲生，父親在經濟上不會給她任何支持。爲了維持生計，瑪格麗特．米歇爾做了報紙的撰稿人，自立謀生。

瑪格麗特．米歇爾有過兩次婚姻，說起她的兩個丈夫就使人想起《飄》中赫思佳的丈夫白瑞德和她日夜思慕的妹夫這一對人物。瑪格麗特．米歇爾的第一個丈夫和第二個丈夫約翰原是室友，瑪格麗特．米歇爾幾乎同時認識他們。但是命運注定了瑪格麗特．米歇爾的第一次選擇的失誤，當她和第一個丈夫結合時，約翰是男方的伴郎。可是她的第一次婚姻很短暫，結婚三個月就和丈夫分居。拖了一年辦了離婚手續。十九世紀初的美國南部是保守勢力的大本營，很難想像一個離過婚的女人會遭受多大的歧視。家人勸她告別紅塵，去教堂做修女。她卻選擇了另外一條路，並且開始了她的又一次愛情旅程。

在故居的牆上掛着一幅瑪格麗特．米歇爾婚後送給約翰的照片，她目光專注地看着自己左面畫外的某個地方。據介紹，當時站在左面的是她的第一個丈夫，約翰站在她丈夫的背後。後來瑪格麗特．米歇爾把照片中的第一個丈夫剪去，把剩下的一半相片送給了與她相伴終生的約翰。約翰非常支持瑪格麗特．米歇爾的創作，婚後他讓她辭去工作專心在家寫作，這才催生了《飄》這部風靡全球的小說。

瑪格麗特．米歇爾整整花了十年時間寫作《飄》這部小說。她不斷地修改，寫了很多稿。她習慣於把寫好的稿子放在黃色的牛皮口袋裡，每一個章節放一個口袋。這些口袋隨便地放在家中，曾經有的出版商拿到的稿件章節的次序都亂了。就有一個版本把第一章和最後一章顚倒了。小說原來的名字取自書中主人公的一句名言：「明天將是完全不同的一天。」（Tomorrow will be another day）。因爲當時剛出的一本書用了那個名字，瑪格麗特．米歇爾才改用《飄》（Gone with wind）。今天的讀者恐怕會覺得現在的書名更符合書的原意。

《飄》初版於一九三六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發行的前六個月就突破了一百萬冊以上，並獲得了美國最具權威的普利策獎。後來小說改編電影時，瑪格麗特．米歇爾很尊重製作人的意見，她只堅持小說故事的基本結構不能改；小說結尾中表現的南方精神不能改，其餘她都讓製片人放手去再創造。

在故居中有一幅瑪格麗特．米歇爾的畫像，畫面中把她生活中重要的物品都包含在裡面。其中可以看到她書架上顯著的位置上放着一個《飄》的德國的版本，這是她聽說希特勒對該小說下了禁令後特別的收藏。

遺憾的是《飄》的巨大成功並沒有催生瑪格麗特．米歇爾的旺盛創作。從此以後她沒有再寫過其他作品，她一直忙於給朋友和崇拜者寫信。據統計她寫了將近一萬封書信，並且花了許多精力在處理小說的海外版權的瑣碎事務中。

人們或許以爲小說的暢銷和電影的巨大成功會給瑪格麗特．米歇爾帶來豐厚的財富，其實不然。當時小說出版商付給她一次性買斷的小說版權費是四萬五千美元。後來的電影版權費是五萬美元。雖然這在當時已是兩筆十分可觀的收入，但是瑪格麗特．米歇爾仍然保持着她自己的生活格局。租公寓住，外出旅遊，看電影，寫作。她一直過着平常人的生活。

瑪格麗特．米歇爾死於車禍時才四十九歲。出事的地點離她家只有三個街口。當時她正和約翰一起駕車去看電影，正遇上一個下了班的出租車司機超速行駛去爲生病的兒子買藥。出租車和瑪格麗特．米歇爾的車迎面相撞，在極其短暫的致命撞擊前的瞬間，約翰和瑪格麗特．米歇爾互相往自己的方向拉對方，設法讓愛人在自己的懷抱裡躲避災難。車禍發生後他們雙雙被送進醫院，五天之後瑪格麗特．米歇爾傷重不治，約翰倖存下來。瑪格麗特．米歇爾死後，約翰似乎故意忽略了瑪格麗特．米歇爾已是名人的事實，沒有保留她的任何遺物。約翰把她的衣物用品，包括《飄》的手稿都一把火焚燒了。也許約翰想把對瑪格麗特．米歇爾的愛永遠地埋藏在自己心裡。也因爲約翰的「自私」，世界上再也不可能找到《飄》的手稿。

夏季的午後我站在瑪格麗特．米歇爾的故居前撫今追昔，想到她的早逝，只能感嘆生命的無常。如今現代科技的發展增添了人類生命的變數，一方面人類疾病的治愈難關一個個突破；另一方面車禍、空難和自然災難也更突出生命的脆弱。美麗的、多才多藝的女人命運多舛的事時有發生。和車禍有關的也不勝枚舉。美麗的英國王妃戴安娜慘死於車禍時才三十七歲；往上追溯，風流多情的美國舞蹈家鄧肯的離奇死亡也和車禍有關。風把她脖子上的長圍巾吹到敞篷車車輪的軸承上，轉動的軸承把圍巾越捲越緊，圍巾絞斷了她的脖子。不過，不論是瑪格麗特．米歇爾，或者是鄧肯、戴安娜，她們珍惜生命中今生今世的充實絢爛，也才有了讓世人嚮往的昨日輝煌。這也是她們的早逝使後人常爲緬懷的地方。

醉在烏篷船

黃艷梅

西塘是一座千年歷史文化古鎮，位於浙江省嘉興市嘉善縣。早在春秋戰國時期西塘就是吳越兩國的相交之地，故有「吳根越角」之稱。

在這個寒冷的冬季，我們去西塘旅遊，就是想尋找江南水鄉的味道，奢望夢幻中的江南能給塵封的心靈帶來一縷陽光。

導遊告訴我們，西塘與其他水鄉古鎮最大的不同在於古鎮中臨河的街道都有廊棚，總長近千米，就像頤和園的長廊一樣。這裡的街道臨河而建，商舖的生意就在河邊做成。古鎮九條河道縱橫交織，二十七座古橋將市鎮連通。水鄉農家出行以河爲道，以烏篷船代步，對於我們這些從來沒坐過烏篷船的北方人來說，能坐上一次烏篷船確實是一種特別的體驗。

我們十幾個人在太浦河渡口登上一條烏篷船，夕陽西下，岸邊烏簷青瓦，河中流水潺潺，大家興致都很高。烏篷船船篷分高低兩層，遊人頭頂的烏篷要矮一些，又寬又長，位於船尾的船篷比較高，是專爲艄公設置。艄公是一個中年漢子，藍衫灰褲，他一聲「開船啦」，小船就幽幽移動起來。

艄公一邊搖櫓，一邊向遊客介紹西塘的特產，荷葉粉蒸肉、白水魚、八珍糕、鮮肉燒賣如數家珍，很快我們和他就熟悉起來。他允許我們坐到船頭照相，只是反覆提醒我們要注意安全。

艄公搖櫓如同舞蹈一樣好看，他的櫓左右擺動，在河面擊起層層漣漪，不時靈巧地讓開對面過來的船隻，那神色好像是駕馭千軍萬馬的將軍。小河岸邊有淘米的老人輕輕走下石階，有曬衣的大嫂從廊棚取下竹竿，也有坐在台階上讀書的少年，恬靜怡然的景色感染着來自繁華大城市的我們，人在船上，心境也變得細膩起來。

在烏篷船拐向稍窄的河面時，一座石拱橋出現在我們的視野裡，依稀可見行人在橋上移動，大家都擠到船頭以石橋爲背景拍照，小船晃動起來，艄公讓我們小心落水，大家嘻笑着排起了隊。小船逐漸與拱橋接近了，河岸參差不齊的民居也逐漸稠密起來，青瓦灰牆的人家，家家臨水而居，兩岸桃紅柳綠，紫燕呢喃。抱小孩的阿婆，曬蘿蔔的大媽，下棋的男人，不時可以散見，眞是一幅寧靜的江南水鄉畫。

烏篷船朝半圓形的橋洞鑽進時，艄公讀起橋墩上鐫刻的古老對聯「往來人渡水中天，上下影搖波底月」多麼迷人的月光夜景，我們一個個彷彿都醉了。

錯出經典

趙盛基

梅蘭芳的琴師、八十六歲高齡的姜鳳山作客央視做了一起梅蘭芳的專題節目，他對梅蘭芳的爲人和演技讚賞有加。期間，他講述了一件梅蘭芳的往事。那是一個美麗的錯誤，而且，那個錯誤已經成爲沿用至今的經典。

那是早年，梅蘭芳與人合演《斷橋》，也就是《白蛇傳》，劇情是白娘子和許仙兩個人悲歡離合的愛情故事，梅蘭芳在劇中飾演白娘子。劇中，白娘子有一個動作，就是面對負心的丈夫許仙追趕、跪在地上哀求她的時候，她愛恨交加、五味雜陳，就用一根手指頭去戳許仙的腦門兒。

不想，梅蘭芳用力過大，跪在那裡扮演許仙的演員毫無防備，向後仰去。這是劇情裡沒有設計的動作，可能是梅蘭芳入戲太深，把對許仙的恨全都聚集在了手指頭上，才造成了這樣的失誤。眼見許仙就要倒地，怎麼辦？梅蘭芳下意識地用雙手去扶許仙。許仙是被扶住了，沒有倒下。可梅蘭芳馬上意識到，我是白娘子，他是負心郎許仙，我去扶他不合常理，這戲不就砸了嗎？大師到底是大師，梅蘭芳隨機應變，在扶住他的同時，又輕輕推了他一下。

所以，劇情就由原來的一戳變成了一戳、一扶和一推，更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了白娘子對許仙愛恨交織的複雜心情。這個動作，把險些造成舞台事故的錯誤演得出神入化，得到了大家的認可。從此，在以後的演出中，梅蘭芳就沿用了這個動作，而且，其他劇種也都移植採用了這個動作處理，這個動作成了經典之作。

姜鳳山講到這裡時用了一個詞：敗中取勝。不僅在舞台上，在各行各業，在各個崗位，在工作中，在生活中，無論是大師還是普通人，失誤和錯誤是難免的，關鍵是出現失誤和錯誤以後怎麼去對待，怎麼去處理。處理不當，會釀成事故，導致全盤失敗；處理得當，能敗中取勝，化腐朽爲神奇。

略談麻將

黃惲

不知馬吊和中國紙牌，就不能明白麻將的起源。麻將是由馬吊和中國紙牌催生的，可以說它的父母就是它們，然而麻將卻是弒父殺母的罪犯，自它誕生，馬吊與中國紙牌就走上了末路，從此慢慢退出了歷史的舞台。

據《牧豬閒話》說：「紙牌長二寸許，橫廣不及半寸，其法仿馬吊牌而損益之。疑始於明末所造，四人合局，名曰『碰和』。有坎，碰，開招，活招等名目，相傳謂前朝人囹圄中所製。」因此可以知道紙牌這種玩藝是倣造於馬吊牌的。同書又云：「馬吊牌戲具，與紙牌相似，四十頁爲一具，一頁爲一種，分爲四門，自相統轄。曰十萬貫，曰萬貫，曰索子，曰文錢。萬貫索子皆始於一，尊於九，十萬貫自二十萬貫始，至萬萬貫，共十一頁，俱繪人形，與萬貫同。文錢一門，最尊者空湯，次枝花，次一二以至於九？亦共十一頁。文錢中湯，亦繪人形，並舉水滸傳宋江諸人以實之。古云馬掉腳，謂四門如馬之有四足也，今俗稱打馬吊。」

首先，我們來看馬吊，已經具備了麻將的萬子，索子和筒子（文錢），分四門如馬之四足了，所不同的是，現代麻將的萬子，從一萬到九萬，而馬吊有十萬至萬萬貫。從馬吊演化增損出來的中國紙牌，已經決定了「四人合局」的玩法，產生了「碰和」的叫法。而馬吊則源自於水滸葉子和酒牌。於是我們可以列出這樣一個傳承的線路：酒牌—葉子戲—馬吊—紙牌—麻將。

中國紙牌與目前依然流行的外國紙牌不是同一性質的東西，它是厚紙做的，長條形紙，「長二寸許，橫廣不及半寸」，也有「筒子」「索子」「萬子」三類，不過它另有「紅花」「白花」「老千」等名色，在紙牌的中部，印有《水滸傳》的人物，如宋江，武松，扈三娘，王英……等的人物肖像，顯示着過去遊戲的遺留。

麻將和馬吊、紙牌一樣，無非是大衆的娛樂用具，而其根本的屬性則是賭具，所以不管「筒子」「索子」「萬子」都是錢的一個代表。筒子不過是銅錢的圖案的演化，從一筒到九筒，其實就是晚清當十銅錢的十個到九十個；索子則比筒子上升一級，十個筒子，就是等於一索，也即一串，又叫一吊錢，相當於一千的小銅錢，九索以上，自然就是一萬了。於是就形成了三個層級，代表了不同的錢財。過去玩紙牌是這樣，而到了麻將，這三個層級變成了平等的關係，代表了三種花色，這是與紙牌不同的。而更大的變化是紙牌中的「紅花」「白花」「老千」等被廢棄了，改成了東南西北中發白，所謂東南西北中，其實都是發（發財）的分支，是根據過去皇曆的喜神財神的方向而來的，東，即東邊發財，中即百發百中，所以正式叫法應該是去聲，其他以此類推，而白，則是發財的反面，一無所有。由於四人合局的玩法，東南西北也可以就此代表各人的座位方向，以及代表坐莊者「發財」的口彩。

因爲六索和九索的樣子是很相似，所以九索的中間用紅色來和六索區別，爲什麼一索要改用一隻鳥作表示呢？其實就是一吊的諧音，向人們暗示其從馬吊、紙牌演變的痕跡。

任何賭具都是人們在極度寂寞中的出產，就像紙牌是明末人在囹圄中所製一樣，麻將的由來也同樣產生於極度的寂寞之中。清朝光緒年間，浙江寧波人陳政綸，字漁門，他是早期十里洋場的買辦，經常在外國人的輪船上過那種枯寂的生活，便把中國原有的「紙牌」，拿來改造成了麻將，去和船員們消遣。逐漸成熟之後，就開始在上海流傳，再流入官場，由官場上行下效，便風行起來。於是，光緒初年，麻將開始進入人們的生活，也開始有了可靠的記載。